

SHENGRU
XIAHUA
DE
SHAONIAN

洪湖浪

着

生如夏花
的少年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生如夏花 的少年

洪湖浪
著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如夏花的少年 / 洪湖浪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21.7
ISBN 978-7-5500-4286-5

I. ①生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1) 第107806号

生如夏花的少年

洪湖浪 著

出版人	章华荣
责任编辑	李梦琦
书籍设计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9mm×1230mm 1/32 印张 6.5
版 次	2021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21年7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2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4286-5
定 价	39.8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21-211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在长安镇的艳阳里，回望老湾乡的雪

李志良

大约是2009年夏天的时候，一个偶然机会，我听说东莞长安镇有个叫洪湖浪的青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即将拍成电视剧。作为长安镇财政部门的负责人，我对地方文化建设向来是比较关注的，于是就有了见见作者的想法。后来因为机缘巧合，我和洪湖浪（王德山）有幸成为同事，并在工作中有了将近十年的交集，让我对他的为人和文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德山的文字干净、朴实、接地气，却又不失绚丽之美，既表现出“感性体验”，又富有哲学般的思辨，每次读他的小说和散文，总有一个憨厚执着又睿智的身影浮现在我脑海。无论是他关于外企打拼的长篇小说，还是怀念故乡亲人的长篇散文，抑或是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情感追忆，总是让人不由得想起一个词——重情重义。重情重义是好事，但又不一定是好事，性格中的刚直和死磕到底的较真，往往会让羽翼受到折

损。幸好，在德山的文字里，特别是在他的非虚构文本中，我也经常能看到他的反问与自省，以及对生活的感悟与思考。这很好，一个人清醒地认识自我，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守住了根本，才有可能走向更远的地方。

德山的文学作品大多归于现实主义，除已出版发行的两部长篇小说外，他的散文创作题材亦涉猎甚广，平实的叙述中蕴藏着打动人心的力量，被媒体誉为“广东青年作家54张王牌之一”。可以说，丰富的人生阅历滋润了他心灵的触觉，赋予他驾驭文字的超强能力。文学创作和我们的摄影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表象的华美替代不了作品内在的精神张力，真正的高水平往往隐藏在大智若愚的表现手法之中，德山也许正是深谙这个道理，才将那些看似平常无奇的句子，一针一线，不蔓不枝地镶嵌在自己的谋篇布局里，读来总是让人意犹未尽又百感交集。

在《生如夏花的少年》里，德山讲述了一个迷途绝望少年的心路历程。在少年困顿无助的至暗时刻，作者像一道微光，照亮温暖了少年脆弱敏感的心，而当少年徘徊在深渊的崖口，作者却无力阻拦，也不曾唤醒，这种追悔莫及的痛楚，或许只有作者在夜深人静时才能体会。同样的，在长篇散文《母亲的新房》里，德山用锥心的文字，深情回忆了母亲艰辛隐忍的

一生，那些直抵人心的细节像医生的手术刀一样，对灵魂深处的忏悔和无法愈合的伤痛进行更深层次的解剖，让人不知不觉就落下泪来。我曾请德山以这篇散文为蓝本，给长安财政员工做过一个主题为“尽孝要趁早”的文学讲座，在讲到所有的坏日子都被母亲过完了，第二天母亲就要坐上回家的火车住进新房，却猝然离世时，在场员工深受感染潸然泪下。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所在，朴素的情怀植入了人心，凄婉的文字引发了共鸣。

我记忆较深的还有德山的长篇散文《老湾情》，开篇写到二姐在三湾村刚甘蔗的情景，一下子把我这个南方人带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。虽然南北生活风俗差异明显，但每个人为了更好的明天努力向上的精神是一致的。德山二姐的质朴形象，还在他的另一篇散文《洪湖大地上的亲人》中得以呈现。二姐用“钢钳般坚硬的双手”逆袭命运，让人生剧情反转，其他兄弟姐妹对贫穷永不屈服的韧劲也让人唏嘘震撼。谁也不能预料，若干年后，在这个风雨飘摇、吵闹不休的家庭里，竟然诞生了一个高级军官和知名作家，这应该就是德山说的“爷爷留下的福气”。

对故乡洪湖老湾乡的款款深情，并不能掩盖其对异乡东莞长安镇的无比眷念，在《长安印》中，德山用“长安印，烙在

心上，烙在胳膊上，烙在行走的脚上”作题记，来诠释他对长安的情感，“感谢脚下站立的这片土地，感谢旅途中每一个对我微笑的人”，这是德山对长安真挚的心灵诉语，也是他在南方的艳阳里，对心心念念的老湾回族乡的缠绵回望。

当然，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，可能见仁见智，我只能以一个摄影人的角度来定义德山的散文，我认为德山的散文不仅写透了人间烟火，重要的是他说出了这人间烟火从何而来。童年生活对德山的影响非常大，悲伤是一个家庭不能碰触的秘密，将它公之于众并非最佳选择，但如果能唤起个体背后庞大群体的共鸣与反思，我想也是新时代背景下，对社会家庭的一种责任与贡献。

有文学润泽的生命，青春必然会更长久一些。我期待德山的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台阶，因为天聋地哑的故事，只有文学的精彩呈现，才不会被这世间泡沫冲洗得干干净净。

2021年3月28日



目 录

- 母亲的新房 / 001
- 生如夏花的少年 / 032
- 老湾情 / 050
- 我和四小姐 / 075
- 在最深的红尘，遇见最真的你 / 079
- 长安印 / 096
- 寻找她的旅程 / 107
- 初恋如歌 / 119
- 写给儿子的信 / 128
- 南方有嘉木，莲溪话志良 / 134
- 洪湖大地上的亲人 / 144
- 唐朝圣旨（虚构文本） / 187

母亲的新房

——谨以此文，献给我的，可怜的老母亲。

1

许多年前的某一天，我决定去南方闯荡。

出发前夜，母亲在我的内裤上缝了一个小口袋，将一百元钱藏在里面，用针线缝死。我对母亲发牢骚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又不是三岁小孩，莫不是买个东西，还要把皮带解开，从内裤里把钱翻出来？母亲说，伢啊，这是救命钱，千万不能买东西，走投无路时，就用它买张回程票吧。我觉得母亲很愚钝，我是出去闯世界的，又不是游山玩水，能说回来就回来吗？

第二天母亲把我送到车站。和我一起出门打工的还有一个叫阿勇的朋友，他母亲也来送他，两位母亲在候车点唠唠叨叨说了许多话，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翻来覆去对我说的一句话：伢

啊，在外不容易，人狠不要缠，酒狠不要喝，凡事忍着点。母亲知道我脾气暴躁，处事冲动，怕我在外面吃亏，想把她逆来顺受的处事风格传授给我。我表面上应和母亲，实际上，心早就飞走了。一辆从乡村通往县城的客车缓缓地驶过来，阿勇拉着我的手兴奋地跳了上去，我们哪里顾得上母亲们的不舍，我们要去打工啦，赚钱啦，从此自食其力，纵横天涯啦！

客车启动了，卷起乡村公路上巨大的灰尘。五月的阳光从车窗外斜斜地射进来，落在我们兴奋的脸上，暖洋洋的。阿勇眯着眼站起身，将大半个身子伸到窗外不停地挥手，两位母亲突然就小跑起来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。客车轰地加大油门，像和母亲们赛跑一样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颠簸。母亲们追逐的脚步很快被滚滚的车轮甩得老远，我隐约听到有人呼喊我的小名，那低沉而绵长的拖音是我再熟悉不过的，然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乡村公路上的灰尘又密又浓，像漫天飘舞的朦胧碎片阻挡了我的视线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母亲。一去便是一千多公里，一去便是二十年。

2

母亲是个朴实的农民，死脑筋，不会拐弯。她不羡慕别人

孩子考北大清华，不羡慕别人老公升官发财，也不稀罕住在北京，但是村里谁家起了新房子，她却羡慕得要死。我当初去打工，其实也是带着使命的，赚钱盖房子是母亲的心愿，也是我最初努力的方向。很多年以后，当这个愿望得以实现时，母亲正和我一起生活在春暖花开的南方。我告诉母亲，老家的新房盖好啦，车票也买到啦，后天，就送你回家。母亲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她先是拍手，大概觉得拍手的方式不能表达一个农民内心比天还大的喜悦，她又从椅子上艰难地撑起佝偻的身躯，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然后移步到阳台上，向远处眺望。母亲自从和我生活在一起，便经常站在阳台上向远处眺望，向湖北方向眺望，她弯曲的身子像一把立在地上的弓，箭就藏在心里。我把母亲叫进屋，说风大，着凉了会害死人的。母亲缓慢地转过身，像孩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我，嘴里唠叨着后天，后天……

是夜，母亲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。没等我像平常一样到她的房间摸摸她的手和脚就走了。我被母亲吓坏了，如晴天霹雳不可想象，似万箭穿心不能呼吸。世界仿佛在我面前坍塌了。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？我的肠子都悔青了。就在两个小时前，母亲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给输了球耍赖的儿子做偏袒的裁判。她和我一起忆起家乡的人和事，说到兴奋处，还表现出

十分懂憬的样子，丝毫没有要离开我的迹象，我自信满满地以为她会平安地，长久地和我待在一起。而现在，她走了，就那么一会儿工夫，便与我阴阳相隔，任我怎么呼喊，再也不肯睁开眼睛看我一眼。我如同黑夜里迷路的孤儿，被母亲无情地遗弃在风云莫测的人世间，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走。

我把母亲搂在怀里，轻轻抚摸着她苍老的脸庞，想起许多过往，眼泪就唰唰地落下来。

3

新房建在家乡老宅上。复式楼，方方正正的。村邻们都说很漂亮。

母亲来南方的前一天，我特意带她到老宅上转了转，那时房子还没有盖起，工人们正在施工，母亲对工头说：“快点搞，搞好了许我多住几日，你们几时搞好，我几时回来。”工头是我的朋友，他逗母亲：“您老真不会享福，跟儿子在广东多住些日子不好？”母亲用拐杖在地上狠狠地杵了杵，非常生气：“哪里都不好，我就想住这里。”朋友见母亲不好对付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您老放心，我一定按时交房，让您舒舒服服住一百年。”母亲还是不买账，说：“毛主席万岁都没有活一百岁，我哪能活一百岁哦，住我儿子盖的新房，哪怕一天都

好。”母亲边说边挪动步子，去和邻居们打招呼，和她的妯娌叔子叙家常。隔壁比母亲更年长的驼大妈一脸羡慕地叫着母亲的名字，说：“老太婆你几多有福气哩，一个儿子当兵当成了首长，一个儿子打工打成了作家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哦。”

有什么福呢？母亲有三个儿子，还有一个怎么不提呢？如果她的大儿子，我的大哥，人们谈论起时也能竖起大拇指，那才是母亲真正的福哩。可惜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有关大哥的话题，偶尔无意间谈起，大多也只是摇摇头，笑笑而已。所以母亲是没有福气的，她离开故土跟我南下实属万不得已。如果大哥对母亲多一点怜悯之心，尽一点人子之孝，恋家的母亲，又何至于跟着我千里迢迢到广东呢？

实际上，母亲的一生是非常悲苦的。这悲和苦，与两个男人密切相关，前者是我的父亲，后者便是大哥。

我不知怎样来描述我的父亲，提起他我心里总是五味杂陈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痛。父亲的形象时而高大伟岸，时而如尘埃一样渺小，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，常常给我亦真亦幻的错觉。

父亲是个罪人。这话是母亲说的。母亲不懂法，是个文盲，却给父亲定了一条罪。父亲除了赌，没有别的爱好。他平时不在赌场里，就在赶往赌场的路上，年轻时曾创下连续豪赌

四十多个小时的惊人纪录。他从不过问柴米油盐，家里的重担全由母亲一人承担。我不止一次地看着父亲拿着钞票决绝地离开家门，奔赴赌场，我听到母亲在后面跳起脚来歇斯底里地诅咒和叫骂。我知道，母亲的诅咒和叫骂都是认真的、由衷的、全心全意的。甚至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希望母亲的咒骂变成现实，果真这样，我们这个家也就可以获得安宁了。

父亲其实是个质朴的农民，可是他天性好赌，平时省吃俭用的他一到赌桌上就好像换了一个人，让人完全认不得。有一年他把我们兄妹的学杂费输光了，回家后喝得酩酊大醉。母亲哭喊着要和他拼命，揪住他的领口问他学杂费没了，孩子们怎么办。父亲早已训练有素，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，他把母亲一掌推到地上，警告母亲，别把他逼急了，他也不是好惹的。

父亲对我的漠不关心让我终生难忘。我上小学五年级时，班里要照一张毕业合影，要求学生统一着装，上穿白汗衫，下着蓝短裤，上下我都没有，我跟父亲要钱买衣服，他惊讶地问我，你都上五年级了？事实上，从我上学那天起，父亲就没为我买过一支铅笔，没教我做过一道题，他不知道我上几年级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我的名字，是父亲按家里男孩子的出生顺序取的，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三，于是名字中有个“三”（后改为山）。有时我在想，真有这样的父亲吗？连儿子的名字都不愿

花半点脑筋？

然而，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缺乏思想的农民，相反，他智慧极高，能打一手好算盘，会写一手好文章，当了十几年的村干部。村邻们有扯不清的口角，算不明白的账，总是习惯性地把大拇指一撇：“走，去找三伢他爸。”更神奇的是，父亲还会讲“古话”。远到秦皇汉武，近到蒋宋孔陈，每个历史人物都被他演绎得有声有色，精彩绝伦。有月亮的夏夜，村邻们经常摇着芭蕉扇，围着父亲不愿散去，央求他把肚子里的货全倒出来，父亲的货好像永远也倒不完，只要他开口，便是一段闻所未闻的传奇故事。那是父亲让我引以为豪的一段时光，他是十里八乡公认的聪明人。只是这个聪明人经常干糊涂事，把一身的才华用在“押宝”上了。

母亲和父亲争斗了大半辈子，终究不是父亲的对手。日子还要继续，一堆儿女需要抚养，母亲只能隐忍着，坚持着，独自吞下生活的苦果。

正是父亲这种不咸不淡的人生态度，导致了日后更加激烈的家庭战争。

我的大哥，就是我要讲述的第二个伤害母亲的男人。他对父母的残忍，几乎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，令人发指。提起大哥，我常常觉得有点难为情。只可惜，大哥对他的所作所为

浑然不觉，还辩称自己是大孝子。面对外人的指责，他说那时弟妹们都很小，父亲不争气，把家里败光了，他不教训父亲就没有人教训父亲了。他这么说的時候还有点扬扬得意，言下之意，我们应该感谢他为这个家主持了公道，伸张了正义。可是，既然父亲不争气，作为长子的大哥，为什么不拿出男人的担当，把重担接过来，带领一家人好好生活下去呢？

大哥是我们五兄妹中最先成长起来动用武力的人，父亲便是他的用“武”之地。他对付父亲的方法就三个字：快、准、狠。先是骂，不服，就砸，再不服，干脆就打。起初我还有点佩服大哥，父亲这样的性格都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，真是不容易啊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父亲改正了，一个可怕的恶魔却诞生了。

人们至今还记得，我六岁就会吹牛了。我曾威慑我的同伴们，我大哥是霍元甲，他有很高的武功，一脚就把炉子上炖得香气四溢的鸭肉踹得锅底朝天了。同伴们哈哈大笑，说那算什么，要能飞檐走壁才算厉害哩。不久，我便真的见证了大哥更厉害的武功。他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仅仅因为父亲和他顶嘴，便秋风扫落叶般，把家里的水缸、碗柜、桌椅通通都砸了。这个家，实在太穷了，没有更多的东西供他砸，他便发了疯似的把所有的衣服翻出来，堆在地上，淋上柴油，企图一把

火烧光。看热闹的人把家里围得水泄不通，大门和后门都被堵死了，没有人敢出手，因为大哥放了话，谁要敢劝架，就操谁十八代祖宗。眼看大哥准备点火，村邻们也顾不上祖宗了，农村的房子都是连排紧挨在一起的，火烧起来，指不定要烧到哪一家去。人们一拥而上把大哥摁在地上，劝他：“伢啊，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大哥已经不会说话了，更不可能好好说。他只会声嘶力竭地吼叫，这是他发泄愤怒惯用的方式。母亲也不说话，她蜷缩在一角，默然流泪。父亲本来是个嘴巴很厉害的人，被大哥压制久了，话明显少了，此时又“理亏”，便什么也不说，像木偶一样坐在三条腿的小凳子上抽闷烟（家里找不出一把四条腿的凳子）。我们几个弟妹也不敢出声，躲在墙角，噤若寒蝉。

这样的打砸，有第一次便有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因为无人管教和不断地纵容，大哥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。平常，他还算通情达理，善解人意，尚有男子宽阔胸襟的风范，一旦心情不好，受点打击或挫折，他就大吼大叫，摔锅砸碗，像发了病似的，让人莫名其妙。母亲发现大哥的性情比父亲赌博危害更大，于是又和父亲统一战线，企图阻止大哥胡作非为。可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大哥已是一匹脱缰的野马，无人能抵挡他的放肆和野蛮。他随便举起一个酸菜坛子，就能